

深情礼赞伟大长征精神

——原创史诗歌剧《长征》评介

安 民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核心阅读

歌剧《长征》通过激扬动人的音乐、扣人心弦的叙事、史诗性与时代感相融合的舞台呈现，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非凡的智慧和伟大的英雄气概，深情礼赞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作品以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韵的音乐，准确且自然地表现出剧情起承转合背后的情绪、情感、情趣，让人感受到歌剧艺术的魅力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力。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长征出发、转折、会师等标志性纪念地，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在建党103周年前夕，国家大剧院上演原创史诗歌剧《长征》，通过激扬动人的音乐、扣人心弦的叙事、史诗性与时代感相融合的舞台呈现，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非凡的智慧和伟大的英雄气概，深情礼赞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唱响英雄壮举
彰显理想信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这样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歌剧《长征》以舞台史诗再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奇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不仅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与崇高理想的深切缅怀与致敬，也告诉我们，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歌剧《长

征》紧紧围绕“理想”和“信仰”这两个关键词，一气呵成表现了瑞金出发、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会宁会师等长征途中一系列标志性历史事件，既突出重点又以点带面地展现了红军将士“行走的力量”，铺展出烽火硝烟、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塑造出信念如磐、前赴后继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将绝境重生、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染成的。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歌剧《长征》着重塑造的彭政委正是这样一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指挥员，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红军战士。歌剧凸显了彭政委作为政工干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政治素质。在一些干部战士对撤离、转移等上级指示不理解时，他循循善诱解开大家的思想疙瘩；在几次大的战役中他的战前动员、战中鼓舞、战后总结，都精准到位；飞夺泸定桥时，他誓要从大渡河上“走”过去，展现出革命将士“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信心决心；在即将进入草地时，他发出“待到云开见日时，笑着大地换人间”的心声，代表着红军将士对长征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在历史的舞台上，彭政委是无数长征将士的缩影；在歌剧的舞台上，彭政委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主人公。《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寒夜中》等近20个唱段串起或细腻或壮烈的感人故事，让观众跨越时空，真切感受到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时，我们党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浴火重生的不屈精神。

坚持人民史观
塑造英雄群像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歌剧《长征》坚持人民史观，把视点放在普通红军战士和沿途百姓身上，通过长征途中一幕幕感人故事，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满、敢爱敢恨、为理想和信仰而战的革命人物形象。

剧中，洪大夫两次出场，历经“生离”与“死别”，对亲人的爱与对革命的爱交融融合，大气坚毅又有情有义，一个信仰坚定又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跃然而生；李文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拿起枪杆奋勇抗敌的坚强

战士，是对普通人在滚滚洪流中革命意识觉醒的细腻而又生动的刻画，引发观众对生命和信仰的思考；宣传干事万霞是长征中女红军这一英雄群体的代表，她坚定如磐的革命理想彰显革命女性的不屈力量，也给英雄史诗增添独特光彩；16岁的平倭子从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名字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在牺牲时高呼着“请代我向新中国致敬”，将坚韧和勇敢传递给观众，让人在无私无畏、纯粹高尚的人格中感受艺术的魅力与精神的力量……红军战士来自五湖四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上来。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商人刘平权的塑造，反映了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折射出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红军不仅赢得了胜利，更以“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汇聚起一个民族的磅礴精神伟力。

在歌剧《长征》中，“人”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以艺术的形式升腾出的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一种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歌剧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物，层次分明、跌宕起伏地呈现宏大主题，整体展现了历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突破了单一线性叙事的时空限制，体现了编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追求。

凸显歌剧魅力
诠释红色基因

有了好的故事，用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形式以及什么样的情感方式来表达，才能为今天的观众准确又新颖地再现革命先辈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炽烈的家国情怀？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作曲家印青在音乐创作中突出韵律美和通俗美，将历史叙事与诗意风格相交融，将西方歌剧的宣叙调、咏叹调等艺术形式与中华美学精神、汉语特点相结合，以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韵的音乐，准确且自然地表现出剧情起承转合背后的情绪、情感、情趣，让人感受到歌剧艺术的魅力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力。

“何人不起故园情”

王鹏程

倒“少陵原的深厚和奥博，朴素和宁静，总是消除我的紧张和焦虑”。城南蕴含着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深沉的情感。因而，他的城南书写不是空泛的记述和抽象的抒情，而是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大地，吮吸着历史源泉，熔铸着生命真情与刻骨体验。

长安城南人烟阜盛，“俊得江山助”。这里是作者的家乡，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一处重要地标。城南土地肥沃，幽静清丽，终南山横亘东西。作者从自然地理的视角写城南的终南山、南五台、翠华山、圭峰山，流连于天然形胜，在高天白云处抒怀。城南原名原罗棋布，乐游原、少陵原、神禾原、白鹿原无不声名震耳，作者又从人文地理的角度透视它们的历史沧桑，记述、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在咏叹历史的同时，表现出自觉的当代意识。城南川有辋川、樊川、御宿川，池有曲江池、昆明池，还有灵台、寒窑等名胜古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很多故事，是在长安城

南发生展开的，这也构成作者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

作者固然眷恋故土，但他的观察和思考并不拘囿于城南。在《翠华山》《辋川尚静》《樊川犹美》《曲江箫瑟》等篇什中，他歌咏饱浸人文历史的自然景观，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也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这种观照，若是能多一些比较视野，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产生哲思，相信文本的意蕴会更深刻。

《城南》是一部献给家园故土的作品，蕴藏着灼热的感情，散发着土地的芬芳，同时也是一部回望历史文化的作品，努力以真诚的目光打量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营养。读者进入作者用情刻画的现实与历史、风土与人情、山川与风物中，很难不被深深吸引，“长安陌上无穷树，何人不起故园情”！写好这种故园之情，有待更多岁月的沉淀与文学的提炼。（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开幕合唱《神圣的土地谁敢来侵犯》，铿锵有力的旋律、进行曲式的节奏，通过力度强弱对比和调性变化，唱出了红军战士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坚定决心。这一旋律贯穿全剧，成为红军战士群体的音乐形象。《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彭政委与将要留在瑞金的爱人洪大夫的一段咏叹调、二重唱，通过两种音乐主题的交织，集中体现了爱情与信仰、家庭与理想的叙事震撼力与情感表现力，把催人泪下、生离死别的伤感思绪升华为“为了胜利，向着未来”的革命豪情。《三月桃花心中开》，分别以女声合唱、女声独唱、混声合唱等形式在一、三、六幕中多次出现，富有地域特色、情感真挚、优美动人的歌声，表达了红军与根据地百姓之间的鱼水情深。《告别的时刻就要来临》，一曲既婉转温情又高亢激昂的咏叹调极具情感力量，表现出红军战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境界。歌剧《长征》融入了浪漫主义风格，采用民族和美声两种唱法来演绎，实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使观众在音乐之美中受到灵魂触动，实现精神升华。

舞台场景营造是实现歌剧美学追求的重要环节，舞蹈又是歌剧极具感染力的叙事表达方式。歌剧《长征》运用舞台空间设计、光影画面等，拓展舞台的历史纵深，更加形象立体地呈现故事内容。比如，序曲结束时战士简洁有力的持枪、齐步、靠脚等动作，目光炯炯的坚毅神态，传达出练兵杀敌的慷慨之势；飞夺泸定桥时，渡江的红军排成一列急速奔跑向前，辅之以背景上的江水滔滔、铜管乐与打击乐的激烈碰撞，交相辉映地再现了红军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壮志豪情，增强了舞台表现力，给观众以生动直观的体验，激发观众的审美共情。

歌剧《长征》共六幕九场，层层深入，直抵人心，饱含着革命者坚毅的品格和信仰的力量，蕴涵着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神韵。诚如剧中所歌咏的“为了胜利，向着未来”，作品以伟大历程辉映初心，深刻展现为信仰而奋斗的崇高精神，鲜明昭示我们必须坚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题图为史诗歌剧《长征》海报(局部)。国家大剧院供图
制图：张芳曼 沈亦伶

艺海观澜

文学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它让人生充盈，让情感丰满，让生命多了几重维度。

我的家乡在天津北部的蓟州，是史书上记载的千年古县蓟县，曾产生过《三字经》里的人物和“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典故。我出生的村落，就在这片山区的洼处。在乡村生活了20多年，我自诩认得天空飞翔的鸟，后来又回到城市生活了30余年，笔下的人物也随着我从乡村到城市，从“军村”到“坝城”。

受故乡滋养的人是幸福的。深入故乡的肌理，了解并掌握它们的密码，勘破其中奥妙，能够丰富和强大写作者的内心。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只要你熟悉，随时可以把故事置入其中，由着它们逐渐丰富和丰满。作家像收割庄稼一样拾捡细节和情节，故乡的名字甫一出现，内心便是一种笃定和从容。故乡不单单提供生活，还提供种种文化元素和民俗符号，营造文学中的别样风景。

通过“军村”和“坝城”，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坐标。从《贤人庄》《菜根谣》到《士别十年》《寻隐者不遇》，我写的都是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人物。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基层公务员，我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寻文学的因子。最新问世的长篇小说《大和》以蓟州区域内一座大洼的名字命名，用一个女人的百年人生来勾勒社会发展的历史。有幸生活在这片土地，见证了山乡巨变的一个个关键节点，我希望能为时代变迁留下文学记录。

创作的年头越久，我对生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体会就越深。生活中处处都是文学素材。过去我总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把值得储存的东西记下来。现在改用微信，给自己建个对话框，仍然保持随手记录的习惯。我关心社会热点，有些事搞不清楚就找朋友弄清原委，但我的创作不依赖新闻热点。我喜欢写寻常人的寻常情感，这在我看来更有普遍性。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就是这种理念下的创作。故事原型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叔叔，他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许多年，直到我将他转化为小说中的艺术形象，通过书写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交往，再现那段历史岁月里的人情冷暖。不少读者留言说，小说中的叔叔形象似曾相识。我想，这部作品打动人的地方，应该就在于触发了读者共同的情感记忆。

虽然我认字起就喜欢讲故事，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编的故事能变成铅字，但一个乡下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有一个人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要实现作家梦，得需要多少机缘和巧合？小时候，接触书籍的机会非常少。我10多岁时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第一次接触16开本的“大书”是《河北文艺》，至今都记得里面有首儿歌是写抗旱的：一对水罐两头拴，挑担水，上南山，咯吱咯吱走得欢……记忆能储存得这样牢固，也许不是因为写得有多好，而是物以稀为贵，当时读过的书实在太少。

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为基层作家，一切都按部就班，没有潮起潮落，偶尔往外投稿，也能发表，但一直没有建立起良性循环。幸运的是，我从未对自己的文学梦失去信心，因为从未对文学失去信心。

在天津这一方土地，各区县都有自己的文学刊物，这是业余作者的交流和发表平台。我也曾当过很多年的刊物主编，非常熟悉基层写作者群体。坚持是心性，坚守是品格。人的禀赋在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热爱是对天赋秉性最有效的开发。你不能说谁没有长跑天赋，就不要跑步了，或者，谁没有读书的天赋，就不要读书了。生活中，有人通过读书和写作提高了自身修养，谋到更好的工作，有人因读书而开悟，解开了生活中的疙瘩，有人一分钱稿费都没得，却因写作而活得充实愉悦，这都是文学应该有的功效。文学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它让人生充盈，让情感丰满，让生命多了几重维度。

今天，社会的飞速变化给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独坐书斋进行创作更是寂寞，但真正热爱的人是耐得住这份寂寞的。唯其耐得住，才能在这个领域有所斩获。在平凡人生找寻文学因子，我将把“军村”和“坝城”的故事继续讲下去。

(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生活中处处都是文学素材

尹学芸



《城南》：朱鸿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文艺评论